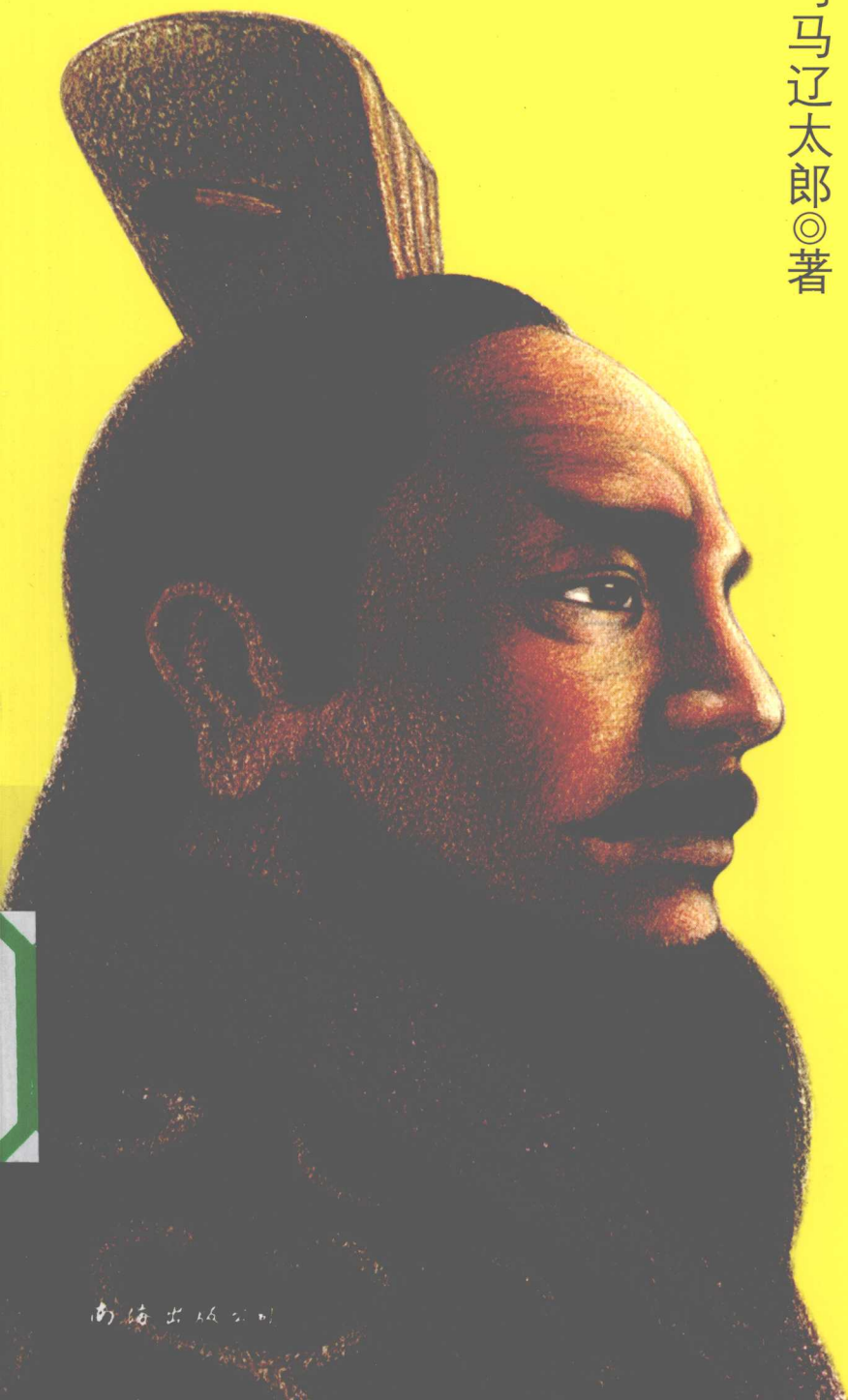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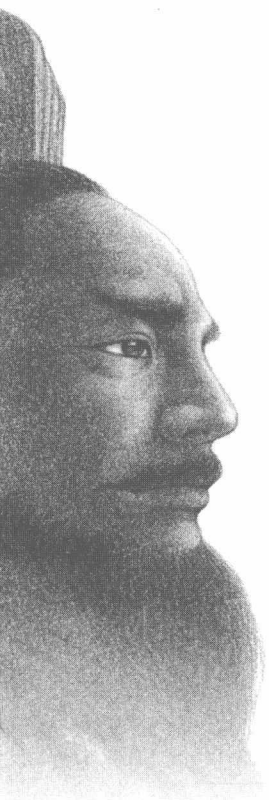


项羽与刘邦

〔日〕司马辽太郎◎著

第二部





项羽与刘邦

〔日〕司马辽太郎◎著 王学东◎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9·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项羽与刘邦. 第2部 / [日] 司马辽太郎著; 王学东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9.8
ISBN 978-7-5442-4449-7

I. 项… II. ①司…②王… III. 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009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9-165

KOUU TO RYUHO

Copyright © 1980 by Ryotaro SHIB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80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idori Fukuda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XIANGYU YU LIUBANG

项羽与刘邦 第二部

作者	[日] 司马辽太郎
译者	王学东
责任编辑	余晋 翟明明
特邀编辑	张苓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崔振江
内文制作	李艳芝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66568511
社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邮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	700 × 990 毫米 1/16
印张	16.25 字数 280 千
版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书号	ISBN 978-7-5442-4449-7
定价	25.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兵发彭城	1
第二章 丧家之犬	22
第三章 汉王使臣	39
第四章 陈平之毒	58
第五章 纪信救主	79
第六章 背水一战	99
第七章 酈生说齐	116

第八章 半渡之战	136
第九章 虞姬	151
第十章 辩士往来	172
第十一章 平国侯潜逃	190
第十二章 汉王百败	206
第十三章 乌江之畔	218

后记（司马辽太郎）	244
-----------	-----

通过历史上的典型探讨威望的奥秘

（谷泽永一） 251

第一章 兵发彭城

韩信这个人，是“人不可貌相”这句话的最好证明。

比如熟谙兵法的武将龙且，多年之后在与韩信决战沙场之际，就曾以嘲笑的语气，向左右说道：“那人本将军老早就认识了，极易交手。”

“极易交手”这几个字用在这种场合，很有蔑视的味道，似乎打败韩信简直易如反掌。龙且还说：“本将军以前就知道韩信胆小如鼠，你们等着瞧，那小子转眼间就会落荒而逃。”

龙且出生于楚地，一直在项羽军中，逐渐成长为一名将军。在韩信还是一名默默无闻的低级校尉时，他们就认识。人往往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了解一个人的过去，就等于了解这个人的一切。龙且就犯了这个错误，结果身败名裂。

军事才能与教育同培养并无直接关系，只是纯属偶然地寄寓到某个人身上。才能本就极其稀有，也极为特殊，它究竟会寄寓在什么人的身上，即便是早年曾一起待过的同僚也无法察觉。

昔日的低级校尉韩信，如今登上了正式拜将的神坛。

刘邦宣布，从即日起任命韩信为大将军。数万名士卒参加了这一庄严仪式。任何人看到坛上的韩信，都不会想到他是位名将，唯有萧何对此信心十足。萧何一生从不愿在热闹的场所出现，始终躲在刘邦背后，总是避免显眼，也不大提起自己的功绩，但从在韩信身上发现大将之才来看，他实在绝非等闲之辈。

至于刘邦本人，虽然依从萧何而让韩信当了大将军，但内心并不十分明白为什么此职位非韩信莫属。

仪式结束之后，刘邦以主君的身份，为韩信举办了一场小型酒宴。作陪的是不轻易开口的萧何，以及更为沉默寡言的夏侯婴。

前面已经讲过，战国时，社会开始承认个体和个体的尊严。在其后的历史上，这种风气渐渐衰落下去。个体的尊严只限于士阶层。所谓士，当某一个人已经有

了这种自觉的认识时，就已成为士，并不是谁规定的身份。总而言之，在刘邦生活的时代，战国之风仍在盛行，故刘邦虽以汉王身份任命韩信为大将军，但并不认为韩信仅仅是自己的一个手下，从礼仪上讲，只是将韩信作为一名具有独立人格和自尊心的士以礼相待。连一向以不拘礼节著称的刘邦也只能如此。

“将军！”刘邦摆好了姿势，郑重其事地向韩信求教，“因为萧何向本王竭力推荐，本王才任命你为将军，可是本王并不十分了解将军，将军对本王有何赐教？”

韩信颇有分寸地向刘邦深施一礼，首先对任命自己为将军表示感谢。

接下来便是一问一答。在古代社会，逻辑与修辞都高度发达，因此，韩信可以毫无障碍地阐述自己的想法。在后来尊崇儒家的年代里，大臣绝不敢向君主提出质疑，而在当时，君臣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还很随便，可以随意高谈阔论。

“现在大王如欲争霸天下，对手将会是谁？”

韩信从目前的事实出发开始发问，这是当时阐述问题的人常用的一种破题法。

“项羽。”刘邦迟迟疑疑地答道。刘邦对于自己的答话并不十分认真。项羽本身就是天下，刘邦不过是大地尽头一小片土地的头领而已，如果项羽本人听到刘邦的答话，岂不会笑掉大牙？

韩信点了点头。他那突起的前额下，一对眼睛宛如黑夜中的鹿一般，放出两道蓝光。

此人的眼睛怎么会是这样？不仅刘邦，连与韩信很亲近的萧何，也感到奇怪。韩信那双眼睛既不锐利，也不阴森怕人，只是让人感觉像是暗蓝色的深潭，清澈透底，至于他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只有天知道。

实际上韩信此刻正处于忘我的状态。畏惧、顾虑，或者是爱与尊敬这些感情，好似蒸发了一般，统统从韩信的心里消失了。他常常是这样，一旦开始思考，或是讨论什么问题，就会忘记自我，感情也变得格外单纯。在这一点上，他确实与众不同。

“大王，论勇悍和仁强，不知大王自觉和项羽谁可胜出？”

韩信主张以这两方面为出发点，称一称二者的重量。所谓勇悍，就是一种超乎勇敢的积极精神，具体来讲，就是指在战场上的勇猛程度，仁强则是指超越仁的伦理情感，指的是不仅对部下要有慈悲心肠，而且要表现出粗鲁而疯狂的爱

心。勇悍与仁强，乍一看相互矛盾，但彼此相克的性格有时却可以存在于同一人身上，由此，理想的王就诞生了。当时，论到王的资格，也都普遍如此理解。

只是韩信这个提问提得甚是无礼，连萧何都想起身阻止，但刘邦可能是被韩信那双异样的眼睛给迷住了，竟一本正经地动起了脑筋。不一会儿，他开口说：“本王不及项羽。”

“臣也有同感。”韩信冷冰冰地点了点头，又继续说道，“臣追随过项羽，所以深知其勇悍。他一旦发怒，斥责众人时，数以千计的勇者都匍匐在地，无人敢抬头。他虽然如此勇悍，却不具备放手让有本事的将军纵情驰骋沙场的性格。如此一来，他的勇悍就绝非战将之勇悍，而是成了匹夫之勇。”

刘邦无言以对，长出了一口气。他在鸿门宴上曾亲身领教过项羽那霹雳般的愤怒劲头。先前只要一听到项羽这个名字，就不免浑身发抖。韩信却说那是匹夫之勇。

“哦？那是匹夫之勇？”刘邦有一种被人从某种诅咒里解救出来的感觉。“项羽在仁强方面怎么样？”

“说到他的仁强，实在很微妙，没有接触过的人绝不会明白。他尽管对敌人如猛虎，对士卒却十分和蔼可亲。但这种对比该如何评价呢？士卒们远离家乡，在战场上殊死搏斗、东征西讨，毫无乐趣，痛苦不堪。他们对仁充满了渴望，而且是渴望一军主帅之仁。当感受到项王和蔼的态度和满心的关切时，他们就会像严冬冰天雪地里的野兽来到阳光普照的地方。唯有在这种时候，所有的人才会心甘情愿地为项王而死。楚人本来就有这样一种容易冲动的性格。”

“项羽对属下的将军们也是这样？”

“一样。倘若有人得了病，他就会流着眼泪站到床头，把自己的食物分给病人。”

“是这样？”刘邦只知道项羽的勇悍。项羽勇悍过了头，竟然能把几十万投降的敌军士兵毫不在乎地活活埋掉，发起脾气来就把属下痛骂一顿。刘邦一直以为项羽就是如此，却没想到项羽对自己人的爱竟如此强烈。看到属下受疾病折磨而落泪，这种感情在刘邦身上是没有的。其实在项羽的感情世界里，世上的人，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二者必居其一，非敌非友的人绝不存在。由于对敌人永远仇恨，对朋友永远热爱，论功行赏也是以爱憎分明的标准来进行。项羽心中似乎从无非敌非友这种暧昧的感触。可是，当刘邦审视自身时，除了觉得自己是

个普普通通的凡人，再无任何感想。对于敌人和背叛自己的人，他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恨，对属下也从未给予过热情洋溢的爱。

我原来竟是个无用之人啊！刘邦不禁暗自感慨。

韩信紧紧地盯着刘邦，仿佛要看透他的心思。问：“大王听明白了吗？”

“明白。我到底还是比不上项羽。”刘邦表情严肃地说。

照理韩信至此应该很佩服刘邦了。如果对项羽说这番话，肯定一句话还没完，就被扔进油锅里去了。但韩信可不会为别人的这种表现而感动，他生来就对此无动于衷。在这一点上，他与张良有根本的不同。韩信只是把刘邦看成一个好说话的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看法，最多是再感慨几句。世上有哪个糊涂人会为人家好说话而激动不已呢？

“但说到项王的仁强，”韩信说，“那只是妇人之仁。”

听到韩信这一说，刘邦大为震惊，萧何和夏侯婴也都瞠目结舌。

“项王无疑爱惜属下，可是一旦到要论功行赏的时候，却迟疑不决表现吝啬，即使是非授不可的印信也不肯撒手，握在手里不断抚摸。虽说仁，却也太吝啬了。这就是妇人之仁。”

“在这一点上，我是超脱的。”刘邦心道。

“所以说项王之强悍，归根结底不堪一击。”

“不堪一击？”刘邦如同抓到救命稻草一般。

“也不尽然。”

“将军刚才不是如此说吗？”

“要看对手是谁。”

“对手是谁？”刘邦急不可耐地问道。

“是大王。”韩信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刘邦，就像农夫凝视着藤蔓上悬挂的瓜一样，脸上毫无表情。“大王，最关键的就是要与项王反其道而行之。凡是擅长用兵之人，大王都要积极任用。只要能建功立业，就毫不吝惜地封赏。如此这般，项羽的强悍自会不攻自破。”

接下来，韩信又列举了项羽的四项不可挽回的失策。一是舍弃沃野千里的关中而奔向遥远的东部，将难防难守的彭城作为根据地。二是不与怀王商谈论功行赏之事，自作主张，只给崇敬自己或自己喜欢的人大封爵位，对于即使有功但与自己疏远之人，或是不封，或是所封甚薄。虽然新出现的王侯因惧项羽之威而听

命于他，但不知何时就会反叛离去。第三，征战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干尽坏事，由此人心背离。第四，将义帝赶到遥远的南方，如同流放犯人。（此时义帝被杀的消息还没传来。）

“大王啊！”韩信说，“众人来到如此偏僻的不毛之地，时刻怀念故土，几至发疯。倘若大王能率领他们以正义之名讨伐项王，再昭告天下，直取关中，则士兵必欢欣鼓舞，其势亦不可挡，天下万民，也必将归顺大王。”

韩信反复强调，首先要攻取关中，因为关中心心皆背离新王章邯，必定能大获全胜。韩信还阐述了取关中的作战计划。

在这段时间里，刘邦时而正襟危坐，时而放松腿脚。韩信虽说也是个大个子，但与刘邦无法相比。刘邦的躯体像蟒蛇一样长，上身摇摇晃晃，令人感到滑稽可笑；他脸的下半部被漆黑的胡子遮掩着，从外貌上很难看出贤愚；胡须之中，湿润的嘴唇隐约可见；双眼给人的印象远没有那么充满智慧，厚厚的嘴唇显得有些贪得无厌。

刚开始，韩信内心深感不安，暗想：这样一人，能得天下吗？

可是刘邦一旦露出微笑，立马变成一副令人喜爱的面孔。虽说令人喜爱，却也跟美男子或孩子大不相同。韩信觉得刘邦是一个可亲的愚人。当然并不是说他蠢，而是说他这个人总是一览无余，没有鲜明的主张和立场，就像一个大袋子。没装东西的袋子形状不固定，也没有自己的东西，唯一的好处是有容量，这反而比贤者更能成为栋梁。贤者自己不论多么优秀，也总有缺陷；袋子却能容纳贤者，为己所用。

在韩信的眼里，随着谈话的进行，刘邦的印象逐渐清晰。最开始，刘邦好像是一团泥捏成的近乎人形的东西，模模糊糊的，可是当韩信讲完话，这团泥一下子变成了大活人。由于兴奋过了头，刘邦挥起右拳，一拳砸到了旁边的小书几上，口里高声嚷道：“将军啊，你我相逢恨晚！”

刘邦通过韩信好不容易认识了自己，至少找到了改造自己的方向，甚至还得到了完整的方针和日程，从明天起就要付诸行动。但贵族出身的张良显得有些顾虑重重。韩信原本一无所有，故能言谈直率真实、无所顾忌，身上具有洞察事物的能力和本性，这种洞察甚至有些冷酷无情。刘邦没能通过张良发现自己，而是通过韩信找到了自己。这里原因很多，也许是因为韩信与刘邦是同一阶层出身，韩信所用的语言，对于刘邦来说，就像磁石，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不久，汉军开始出发了。

时值初秋，山地里的中午热得像火烤一样，夜里则有寒气从山涧谷底袭来，星空都好似凝固了。

当初汉军进入汉中之际，早已主动断绝退路，烧毁栈道，以表明不再重返关中。这件事使远在中原的项羽大感放心，也让专为防备刘邦而封为关中的章邯，放下了心中的一块大石。

“刘邦钻进汉中，就准备老死在那里了。”章邯曾向人这样说。

秦朝末年，章邯曾以常胜将军之名纵横天下，他对刘邦作出这样的判断，无非因为他是秦人，对地理情况了如指掌。汉中与关中之间横亘着要穿越它比登天还要难的崇山峻岭，唯有一条栈道悬在仿佛与天相接的悬崖峭壁之上，狭窄的通道仅能放下一只脚。在汉军进入汉中时，为防备项羽军从背后袭击，早已动手将这条栈道彻底烧毁。只要刘邦长不出翅膀，就休想再回到外面的世界。

岂料刘邦现在得到了韩信。

韩信担负起进入关中的重任，他首先从修复栈道做起。对军队来说，这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工程。

“我们即将返回关中！”韩信用这句话激励士兵，让他们砍伐木材，背在身上，踩着裸露的岩石向上登攀，凿开岩石，斜搭起支柱，再在上面修起栈道。“地崩山摧壮士死”，这是后世李白咏叹蜀道难的诗句，很多士兵也确实就像土豆一样滚落下去，坠入万丈深渊，丢了性命。

士兵们即使不能返回故乡，却还是希望能回到“人间”，因此不顾艰难险阻，夜以继日地拼命干活。令人很难理解的是，到处都能见到韩信的身影。他出没于所有的工地，激励士兵们，人们甚至怀疑究竟有几个韩信。韩信确有作为一名将军必需的仁强性格。在这项艰巨万分的工程之中，士兵们与韩信之间建起了信任的纽带，与这位将军一同回归故里的期盼，在他们心中点燃了一盏明灯。

关中通常被称为秦地。

项羽将关中一分为三，封给了三个秦的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因此，这块地方后来也被称为“三秦”。

三秦之中，章邯的封土乃是旧都咸阳以西所有的土地，其都城根据项羽的命

令设在废丘（今陕西省兴平）。废丘就在紧靠咸阳的南边，不过一个乡村小寨。

章邯版图的西边有一座叫宝鸡的小城。

古时秦文公在这一带狩猎，曾得到一块奇异的石头。据说石头如流星一样闪闪发光，能发出如雄鸡啼鸣般的声音。现在看来，很可能是天上坠落下来的陨石。文公感到神奇，便建立一座祠堂供奉。祠堂被称为宝鸡祠或陈宝祠，不久就成了小城的名字。

在宝鸡城旁的渭水河边，有一个巨大的地窖，是在黄土地上挖出来用以收藏官粮的仓库，叫陈仓。渭水发源于陇西，向东流经陈仓到咸阳。陈仓一直储藏着咸阳人的口粮，现在，大量粮食屯集于此。

听说汉军要夺取陈仓，章邯曾判断是谎报。

“天上不会掉下汉军来，地下也不会冒出来！”章邯把前来报信的人申斥了一顿。

章邯在这种情况下大发雷霆，实在不像过去的他。

章邯在率领朝廷大军与各地起义军作战的时候，总能保持温文尔雅的风度，喜怒从不形于色，可是近来却好像换了个人，他脸色怕人，有时会突然哈哈大笑，有时又会无缘无故地大发雷霆。

不过这次的发怒却是有此理由。在被汉军包围之前，宝鸡和陈仓守军什么都没有听到，什么也没有看到。

这个汉军创造的奇迹正是出自韩信的谋略。韩信组织了一支特别行动部队，令其潜入宝鸡，向农民们大肆宣传，把所有的百姓都争取到自己这边来了。没有一个农民向官府报告汉军出现，他们憎恨章邯的同时，对占领关中后不抢不夺的刘邦及其军队十分怀念，就像久旱盼甘霖一样等待刘邦早一天从汉中回来，形式对刘邦十分有利。

群众工作做好之后，韩信大军才悄悄地进入关中平原。他们仿佛从天而降，又仿佛从地下冒出来，转眼之间就像洪水一样席卷大地，夺取了宝鸡和陈仓。

章邯立即发兵陈仓，但章邯军的进军路线和动向早就被农民报到了韩信那里。韩信设下陷阱，像捕捉兔子的猎人，对章邯军穷追猛打。章邯焦急万分，亲自率军西进，然而只打了一仗就溃不成军，大败而走，先是撤到一座叫好畔的小城，最终又逃进废丘。而韩信则拦住附近的河水，运用水攻，使废丘孤立无援，结果章邯被迫自杀。章邯过去曾是那样一位出色的将才，最后的下场却如此悲

惨。在此期间，汉军还有一支队伍正在栎阳攻打司马欣，另有一支队伍在高奴攻打董翳，不久，两人均被消灭。这三个人与其说是被消灭，还不如说是自取灭亡。士兵们丢下三位王各自逃命。

关中百姓欢欣鼓舞地迎接刘邦。

这块土地因连年歉收和兵乱，已经荒废得不成样子，咸阳城也因项羽的一把大火而成为一片废墟。因此，刘邦暂时把都城设在司马欣待过的栎阳。

栎阳位于现在在西安东北方向的高陵附近，是一座很小的城池，有许多早先司马欣赶造的宫殿和官署房舍。

关中的父老从各地赶到这座临时都城，向刘邦道捷，异口同声地要求刘邦做关中王。刘邦以违礼为由，没有接受。不过经百姓再三恳求，刘邦最终“不得已”做了关中王。由此，一个颇有农民起义领袖意味的王诞生了。

另一方面，专门负责民政事务的萧何正忙得不可开交。他要查点早前进入咸阳时没收的秦各衙门的文书档案，录用亡秦的官吏，又要听取来自四面八方的父老们所陈述的实情，专心致志地研究如何广施德政。

像萧何这样擅长处理民政事务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实在罕见。他的权限比后来任何一个专司民政事务的大臣都要大，比任何一个都无私，也比任何一个都具有自主性，他从不受主上的制约。刘邦把一切都委托给萧何。尽管被委以重任，萧何却从不结党营私，更不中饱私囊。

刘邦创立了国名，叫做“汉”。

在做汉中王的时候，汉还只不过是一个地域的名称，如今它被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关中。

“为了将关中这个地方千秋万代作为汉的根据地，大王应该建立社稷。”

萧何献上了一计。听他一说，刘邦随即意识到，在历史上，不要说是王，就连诸侯也在其领地的中心建有社稷。

“建起国来，麻烦事还真不少。”刘邦口里抱怨着，脸上却喜笑颜开。

所谓社并非神社，而是指神本身，特别是指国土的守护神，小到村和里，大到整个国家，全都要供奉名叫“社”的神。

稷也是神，是五谷之神。它既指神，也指供奉神的祠堂。在国家宗庙祭祀土地神和农业神这一风俗，在后来的历史长河中发生了质变，并逐步走向衰落。

在当时，所谓里就是居住着二十五户人家的村落。前面已经说过，每个里都

有一个社为守护神。每一个社都有一座建筑物。然而，王国本身的社稷却没有建筑物，只有这种被称为社的神圣空间。这个社是特别的空间，神就居住在那里。人们只崇拜空间。

灭亡的秦朝，也有从诸侯时代继承下来的社稷。

一个王国灭亡后，新王国的建设者就要将前一个王朝社稷的树木尽皆伐掉，不留下一点痕迹。

刘邦废除了亡秦的社稷。虽说是废除，但并不是破坏，而是在过去的神圣空间里建造有屋顶的房子，使之不再接受天之阳气。这就是从古代即开始实行的对亡国社稷的处置办法。建筑物的北侧只开一个窗户，是为了使地之阴气从窗子跑出去而不滞留原处，这也是“毁灭社稷”的方法之一。

项羽实行的论功行赏日益暴露出严重的弊端。

楚军现在是各位王以及他们任命的多如繁星的侯的集合体。项羽在秦灭亡之时，将自己喜欢的人封为王侯，而将原先那些自称为王的人统统排斥开，或者降低他们的身份，有时还会像对待韩王那样，杀了了事。可以说，项羽的论功行赏只为他招来了混乱和反叛，或者说招致彻底的失望。

以齐为例，项羽把这一大片土地像切肉一样分得七零八落。

战国的齐王室是田氏。不用说，这支王族早已被秦灭了。后来，趁秦末天下大乱之机，旧齐王族之一田儋自立为齐王，但被章邯杀了。齐地还有很多田姓的人，例如王族的田荣和田横，他们均跑到了别国。田儋被杀后，一个叫田假的人做了王，因此田荣便挥军返回故国，攻打田假。田假仓皇出逃，寻求项梁项羽的保护，被项羽保护了起来。后来，田荣立一个叫田市的人为王，自己当了宰相。

齐的政治情况如此复杂，恐怕谁都难以收拾。唯独项羽有这个本事，以单纯的手法快刀斩乱麻，解决了问题。他在论功行赏的时候，首先像用牛刀大砍大剁一样，把齐地分成了三块。

项羽很不喜欢齐的实权人物宰相田荣。

“当初叔父在定陶大战的时候，曾经多次求他派兵增援，可他就是不理。他那样做，跟亲手杀死叔父有什么区别？”

所以从一开始项羽就对田荣心有怨气，自然没有给他恩赏。而且，也没有承认田荣拥立的齐王田市，而是将其降为胶东（山东半岛的最尖端）的领主。

在众多的田姓族人里，还有一个叫田都的。在项羽大战巨鹿之时，此人曾率领一支齐兵赶到了战场。因此，项羽便让这个无名之辈做了齐王。“齐地那帮人，只有田都跟我一块儿打过仗。”这就是唯一的理由。

另外还有一个叫田安的人。此人一直在项羽军中供职，不仅负责与齐的联络，为人也确有可取之处。项羽让这个连齐人都不知其名的旧贵族一跃当上了王，封他到齐的一小块残余之地济北。

田荣自然怒不可遏。他没有把自己拥立的“齐王”田市送到新的领地，而是让他继续留在齐都临淄当王。临淄是战国时齐的都城，是一座很大的城池，秦统一后，作为郡府，也是一座繁华的都市。

田荣很快就反了，率军攻打因项羽一句话就当上齐王的田都，将他撵走。田市怕项羽发怒，搬迁到新的封地胶东。田荣十分恼怒，派兵将他杀了。田荣这个狠角色，踩着同族的血，登上了齐王的宝座。

邻近的赵，此时也正因为论功行赏卷起混乱与愤懑的风浪。旧赵的功臣陈余只从项羽那里得到三县。陈余的旧友张耳，则得到了旧赵的地盘，获得常山王的封号。

陈余对这种偏颇的做法大为恼火，便网罗旧赵军发动叛乱。他首先攻打张耳。张耳逃走，投奔到刘邦的麾下。陈余就将原来的赵王歇找出来，立为“赵王”，自己则占领一块叫代的地方，成了代王。自立本身就是反楚。既然齐和赵均已自立，那就只有联合起来与项羽对抗了。

乱世再次来临。

再也没有比齐、赵这些黄河以北的小国反叛项羽更让刘邦高兴的事了。

刘邦在这段时间里——或许以后也是——最为害怕的就是项羽，他完全控制了关中以后，心里既高兴又担心。

“只想得到关中，绝无丝毫背叛大王的念头。”刘邦频繁地四下活动，想把这个意思传到项羽的耳朵里。

张良为此出了很大的力，忙得不可开交。在跟随刘邦进入汉中之后，他立刻返回中原，在自己的主人韩王成手下效力。韩王成当然处于项羽的管辖之下。他本来的都城在阳翟，而且在项羽论功行赏之时，这一既成事实也得到了公认，但是项羽的心里其实并不是很满意。

“这两个家伙（韩王成及其宰相张良）与刘邦走得太近。至于那个张良，不

就是刘邦豢养的谋士吗？”这种令人不快的看法始终徘徊在项羽的脑海里。因此，项羽一方面答应将禹县分封给韩王，以使其放心，另一方面却又不让他前往封地，而将其留在自己营中。张良要见韩王成，就不得不去项羽的军营。如今张良硬着头皮去了一趟，见了项羽，说道：“刘将军只是想得到关中，绝无出函谷关侵犯大王版图之事。”

张良详细阐明了刘邦的心意和情况，项羽竟十分天真地相信了，但也不等于上了张良的当。项羽本来就过于藐视刘邦，一直认为像刘邦这样的人还想东进，从实力来看，根本是异想天开。况且项羽眼前已经起火，必须着手去镇压各地的叛乱。

他对于镇压叛乱很有自信。

有一点需要指出，项羽虽然有作为一员猛将的自信，但是他所率楚军却有一大缺陷——当部将们各自为战的时候，未必个个都强而有力。

“先把齐扫平。”

基于这样的方针，项羽将一支大军交给一个叫萧公角的部将，让他带上充足的粮草，出师北征。

田荣手下有一个叫彭越的人，乃是一个手段高明的野心家，准确地说，他是流氓恶棍的总头领，田荣之流难以望其项背。“本人曾得到彭越的关照。”在秦末混乱的年代，只此一句话，据说齐一带的群盗都要吓得浑身发抖。

彭越本是山阳昌邑（今山东省金乡县）人，他从山林大盗迅速起家，乘秦末天下大乱之际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在项羽进入关中前后，他已发展成属下有万余人的势力。他像一只狡猾的狐狸，不想从属于任何人，只一心想自立，虽与项羽在某种程度上串通一气，但并不亲近。田荣反叛项羽之后，彭越立即快速予以协助，并甘愿称臣，当了一名将军。其实他并不是想效忠田荣，而是认为田荣容易对付，背叛项羽也不是因为讨厌，而只是想可能的话就取而代之，由自己来统领天下。他的确强悍，但品格过于鄙俗。刘邦那种令人捉摸不透的性情，让很多人喜欢他，而喜欢彭越的人，即使在这样的乱世，恐怕也很少见。

彭越接受的任务近似流动作战。他主要以梁（今河南南部）为舞台，大肆吞噬楚的领地。项羽对此难以忍受，派萧公角去伐齐，首先当然为了消灭彭越。

可是彭越很扎手，萧公角遭到惨败。

战报传来的时候，刘邦在关中称汉王的快报刚好也传了过来。

先灭了刘邦？项羽脑海里一时之间闪过这个念头。不过转念一想，刘邦之流随时都可以消灭，以后再动手不迟，便亲率大军北上伐齐。

项羽不惜舍弃关中，在自己喜欢的新都彭城养兵蓄锐，只不过半个年头。如今大军开往北方的时候已是深秋，即将入冬的山峦和辽阔大地呈现出一片褐黄，大队人马为其增添了一道色彩缤纷的风景线。楚军真不愧是天下最强的军队，队列极为华美，金色、红色、蓝色的旌旗随风猎猎翻动，遮天蔽日。尤其是有项羽亲自统领，全军更显得生机勃勃，如龙腾虎跃。

排山倒海般杀入齐地的项羽，其强大势头无人能敌。彭越的军队犹如一群苍蝇，哄然而散四处逃命，齐军在各地都被打得落花流水，最终“齐王”田荣只身逃走，途中落入农民手里，被砍了脑袋。

“知道本王厉害了？”项羽转战齐地期间，多次讲过这话。他对归顺自己的人无比“仁强”，对那些敢于反抗自己的人，则像恶魔一样残忍。在他眼里，不仅仅田荣，连齐的老人、女人和孩子，统统都是反对他。对于这些根本不会打仗的人，也都格杀勿论。他一路烧毁村庄，在各地把数以千计的人绑在一起活埋。“坑”成了他的拿手好戏。

“想活命，就不许反叛！”这是唯一一条刻在项羽政治信条上的铁则。只要有一个人反叛，必然对那一地区进行大屠杀。项羽想靠这种办法让千千万万的人永远不敢反叛，永远对自己俯首帖耳。在他看来，那不是期待，而是理所当然。

正由于这个，项羽打起仗来十分繁忙，不过不是忙在两军交锋上，而是把主要精力用于大肆杀戮。

项羽把被田荣赶走的原齐王田假从楚召回，让他当王。但齐人怨恨项羽，不承认田假为王，于是各种反叛乱事此起彼伏。这次对齐的讨伐，让项羽尝到了苦头。

却说关中的刘邦听说项羽进入了齐地，认为进攻中原的时机终于到了。

将有关项羽的最详细的情报送到刘邦眼前的，正是从项羽营垒归来的张良。因为项羽在即将向齐发兵之际，杀掉了张良的主子韩王成，张良只身一人逃回刘邦身边。

“实在是太不幸了。”刘邦向张良表示哀悼。在这种场合，他脸上的表情比任何人都表现得真诚，也许是发自内心对韩王的死感到悲伤，也可能是在为张良失去主公、多年苦心经营的复兴运动归于泡影而哀叹，就这样，张良彻底成了刘邦

的人。

刘邦封张良为成信侯。

张良的意思是，讨伐项羽的时机已到。

“当然！”刘邦也来了精神。

从此以后，刘邦就把张良时时留在身边，让他做了帐前军师。全军主帅为韩信，负责后勤供应的为萧何。在中国历史上，就各司其职的意义来讲，能比这三个人做得更出色的，可以说绝无仅有。

这些事情均发生在公元前二〇六年到公元前二〇五年期间。

在西方，罗马平民化文明已经进入成熟期，而中国正以另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自豪，这种文明与罗马文明在本质上并不相同，但具体到这种文明的力量，当时的中国举世无双。

刘邦所属的社会是一个彻底的农业社会，掌握国家大权的人只要能控制住水，就能控制住与此相关的全部领域，这一点与古希腊古罗马也有很大不同。这件事在项羽的言行中也已经有所表现。譬如，项羽把早已成为障碍的义帝赶到南方蛮地郴之前，曾派了一名使臣去，使臣讲的理由便是：古代帝王，领土均方圆千里，但其都城必定是上游。郴正处于上游，符合这一条件。

只要控制河的上游，下游农民用水就受到控制，如要反抗，就会因失去水而造成田地干涸，那一带的人必会饿死。正如项羽使臣所说，古代王朝的统治，的确都要遵守这一规则。

旱田的五谷、水田的稻菽、草原的游牧、河川和沿海的渔业、山里的冶金等，所有以土地为生的群体在流动和杂居过程中，彼此影响，早在公元前就创造出了辉煌的文明。可是，因为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每一个农民都不可能以个体单独存在，其独立性得不到尊重和保护，以致最终没能发展为古希腊、古罗马式的平民。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文明的发展已经落后，而只不过是社会的生产方式不同而已。

由于灌溉农业在古代就已经高度发达，因而在中国，相同的土地远比古希腊和古罗马能养活更多的人口。由于这个，农民聚集在不同的地区，造成人口密度增加，相应地削弱了每个人的个性，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相比，在人的独立性这一点上淡薄了许多。

然而，一旦发生什么大的变故，所有农民就能大规模地、高密度地聚集起来，